

夏茗悠 · 著

这是个荒烟蔓草的年代，而我，却不忍说再见。

# 三年K班

Goodbye  
In July

Goodbye  
In  
July

为什么穿过风  
又绕了弯  
像是不经意  
却明明是刻意  
最终我们相聚在这里？



ISBN 978-7-5104-0889-2



9 787510 408892 >



Memory  
House

定价：23.00元

# 三年K班

【Goodbye  
In July】夏茗悠◎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年K班/夏茗悠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104-0889-2

I. ①三…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9759号

## 三年K班

---

策 划: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夏茗悠

责任编辑:吕 晖 王 莹

特约编辑:暖 暖

插 图:大 硕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http://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6306

印 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100 1/32

字 数:180千 印张:8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889-2

定 价:23.00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

【一】

“三年K班？！！”

四个简单干脆的音符，毫无疑问的可能。

果然是一个噩耗。恰好用于回应两天前在庙里求到的下下签。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有下下签这种东西存在，就总有被人抽中的概率”，但现在看来，迷信有时不可不信。

如果测量的话，血压计的最上层水银面正顺着心中默念的字母表下滑，数到K，已经无可挽回地降下11个单位。

往年学校都只分10个班，摊到物、化、历、政四门选课就会有四个最差班，理科班又可能稍强于文科班，于是，剩下的两个班总在竞争末名的比赛中获得平分秋色的成绩。

今年为什么多了一个班？

无疑，就是最差的了。

所谓市重点高中里的最差班，不太会发生群殴老师的恶劣事件，不太会打群架出刀伤人，但依然逃不掉最差的限定词。每个人都散漫得如同海浪冲击后四处奔逃的沙粒，不能对他们提“组织”、“纪

律”之类的词语，以免自讨没趣。

空调刚被打开，冷空气还没来得及氤氲就被滚滚热浪淹没，历史教研室还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西瓜汁的清香。窗外空调主机箱渗出一线细流，蜿蜒过了略带铁锈的挡板，顺着窗框的路线“咣啷”落下一朵又一朵水滴。

时间凝固在年轻的女老师听到“噩耗”的那一秒。

年级主任一脸的诚恳：“邵茹老师，新三年K班的班导就拜托您了。”

女老师脑海里出现的是一面黑屏，上书“GAME OVER”。

“为什么？”想着总该给个理由吧？辛苦了一年又一年，暑假里可怜巴巴地缩在家里的电话机前祈祷它不要响，生怕会来那么一个法院传票似的通知——您今年将继续留教高三。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是K班。

“是学校对邵老师您的信任。”年级主任表情木然地扶扶眼镜，“谁让您把上届的H班带出高考升学率年级第二的好成绩啦！所以，K班班导这个重任非您莫属。”

“可是……可是，可是，我已经连续带了四年高三。这样下去，就连体力也会不支。”

“怎么会呢！你那么年轻，根本不用担心身体的问题，不像我，唉，老啦老啦……过两年要退休咯……”边说边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出了历史教研组。

教研组的其他老师都慷慨地送出无比同情的目光。

许杨与出门的年级主任打了个照面擦身而过，踏进了历史教研组：“邵茹，听说又留在毕业班啦？”

邵茹白了他一眼：“少幸灾乐祸！”

“怎么会幸灾乐祸呢！”一叠材料“咣”地丢在了办公桌上。

邵茹低头一看——任教通知：……任三年K班数学教师……其余的客套话勉励话都被眼睛忽略了，第一时间刻入眼球的只有“三年K

班”四个大黑字——像极了死刑判决书。

“原来，你也这么倒霉啊。”

男教师倚着窗。夏日的阳光从铝合金窗框的边缘拐了个弯折射入目，有些刺眼。他很缓慢地微笑起来：“倒霉？我倒不这么认为。”

“呵！真是服了你，对什么都那么有信心。”

## 【二】

“啊~~我被分到E班了！够惨！”

“你叫惨啊！我被分去了I班了。55555~~”

……

分班榜前一片怨声载道，除了A班那群佼佼者以外，恐怕没有人对自己的班级满意，但是——沮丧归沮丧，应该没有谁会像云萱那样站在大红榜单前全身僵硬瑟瑟发抖几欲窒息。

“云萱 三年K班。”她扭过头看向另一边，“钟季柏……三年K班！！”

“不会这么惨吧——”

混乱的人群中，谁也没注意到一个女生正目光呆滞地缓缓下滑瘫倒在地。

暑期补习结束前的糗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在脑海里倒带。

略显燥热的夏日午后，男生应狐朋狗友之邀穿过荒无人烟的操场，脚踩在翠绿的球场上，噗哧噗哧，鞋面上沾了些新鲜的草汁，心情不错。手里捏着“午休时请到操场对面右数第十二棵树下会面，有惊喜”这样的字条，心中轻笑：“梁涉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故弄玄虚！”

“一、二、三……十、十一、十二……会发生什么事呢？”男生居然有点兴奋，事先想了N遍，是儿童节么？是七夕么？是某人生日么？——否定的同时，对未为可知的事情有了更多的期待。

突然。

横空冒出一个女生。

真是个诡异的出场方式！事后反复回忆，依然搞不清这家伙是从

哪个方向冒出来的。毫无过程，只有突如其来的结果。总之，她就是这样神奇地突然出现在钟季柏的面前了。

“我、我我、我是二年F班的云萱，我、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请请请、请和我交往。”女生的手臂和身体成标准直角，脑袋埋进两臂之间，不敢抬头，像向皇帝呈交奏折一样把信举过头顶，伸到男生的鼻尖下面。手在哆嗦，现在手臂和身体已经变成了135度角，男生很高，很高很高。

同学，有点创意好不好。男生心中暗嘲道。这种在我至今短暂的生命中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经典模式的场景一定会导致我未老先衰。

从她颤抖的手中抽出那封情书，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恶劣的念头：“好啊，那就交往吧。”

什么？

女生猛地抬头，真的么？是真的么？怎么会这么顺利，他应该会像对待其他女生那样当着人家的面把信送进路边的垃圾箱吧！真的不像他的作派。

难道说……

难道说，我也是他暗恋已久的女生吗？

说到暗恋的话，已经整整五年了不是么？从初中第一次见到高二的暑期补习结束，真的整整五年了呀。那张脸的轮廓早在心中描摹千百遍，墨色的发，疏离的时而又狡黠的眼神。制服衬衫外面总是罩一件阿迪或者NIKE的外套，走路的时候手喜欢插在口袋里。篮球打得很好，花边新闻多，成绩很糟糕。从上高中起就一直呆在最末一班，但本人好像也没有想要努力学习走出差班的愿望……

真的可以，交往吗？

“不过——”男生平淡的语气。

“啊？”

“要等到一百年以后。”



——好啊，那就交往吧。不过，要等到一百年以后。

暗恋了整整五年，居然换来这样的话。

其实，早该想到会是这种结局。都说了帅哥不是谁都爱得起。

因为糟糕的情绪影响了分班考，居然又那么悲惨地被分到三年K班——和他同班的几率是99.99999%——当然啦，就像生科老师曾经说过的那样：“当一件事的发生概率小于0.001%时，就可以被称为不可能事件了。”

祈祷是无用功，因为，和他不同班是不可能事件。

明亮的灯光一瞬间全部熄灭。开场了，三年K班。

### 【三】

云宣怯怯地在最后排找到位置坐下，离上课还有五分钟，打量一下新同窗。她立刻跌破了眼镜——京芷卉！

XX杯英语竞赛特等奖。

XX杯作文竞赛一等奖。

这样的东西对她来说就如女生的情书对钟季柏那样习以为常吧。

“你、你你、你怎么会出现在K班呢？”云宣情不自禁地大喊出声。

坐在斜前方正面对自己的那个女生耸耸肩，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因为考试迟到一个半小时，导致最强的英语挂掉了。”

“迟到？”她心中佩服得五体投地，分班考这样重要的事情，恐怕连钟季柏都不敢迟到吧。

看着眼前女生五官错位的表情，京芷卉满头虚汗。千万别把我看成什么个性张扬的牛人了，迟到么，我也不想啊。

胶片咯吱咯吱倒回分班考的早晨。

还有十分钟，呼呼，总算赶上公交车了。就算迟到一会儿也不会误事。京芷卉正想着，公车突然一个急刹，女生顺势倒地。

“怎么搞的嘛！”她从地上爬起来，正在抱怨，却得到了更加令人郁闷的答案：“不好意思，车坏了，请大家坐其他的车吧。”

“该死的130！”一片怨声载道。

周一呢，又要迟到了。

可是最惨的莫过于急着赶去参加分班考的京芷卉同学了。得赶紧想办法。她第一个冲下车。

“哐——”一声巨响。

倒地的女生和男生。已经变形的单车，飞速旋转的车轮。

京芷卉硬撑着地面坐起来，膝盖剧痛，鲜红的血从校服的裙摆下渗出，在雪白的小腿上蜿蜒。

“欸——搞什么！”

抬眼去看这位骑车过快的肇事者：“你？”

没错，就是谢井原。

同在A班两年的同学，理科天才谢井原，26次大考八门总分稳坐年级第一的不败纪录保持者。同时，又是出了名的“宇宙无敌超级大冰箱”，虽然人的外形十分漫画少年，但表情冷漠又不苟言笑，除了学业从来不关心任何事情，拒人于千里之外。在这所书呆子不太受欢迎的学校，是几乎没有人缘可言的。除了每次考试后在大红榜单的顶上让人羡慕一番之外，其余的时光就只剩下靠窗的座位上那个总是用左手撑着头做题的无言少年的模糊轮廓了。京芷卉敢肯定，班里其他同学的名字他绝对一个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男生也挣扎着坐了起来。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见这倒霉的四个字了。京芷卉想翻白眼，结果视线却抛得高了点，越过了像白胖的棉花糖似的云层，接住了悄然泄漏的晨曦。心绪怪怪的，气氛变得暧昧。

“你现在打算怎么去学校？”反应过来时，男生已经站起来了，逆着阳光。眼睑起初是顺势垂下来，目光触及女生立刻便像触电似的飞快地甩向别处。耳根潮红。

“啊……等下一班130。”

“该死。”男生小声地骂了句，“车已经完全不能骑了。……只好跟你一起等130。”说着便利索地把车三下五除二锁在路边。

“叮咚”一声，“全家”便利店的门霍地打开，男生以极快的速度闪了进去，发着愣的女生这才反应过来。

不是说要一起等130吗？怎么又进便利店去了？

膝盖上传来阵阵剧痛。血还在流。

唉，怎么搞得像流产似的。幸好，对方是谢井原，尽管对那些粒子啊元素的了如指掌，但对歪门邪道应该没有常识，所以，也就不会像其他男生那样胡乱联想了。这么说来，书呆子还是有些优点的。

脑子里正胡思乱想着，突然感觉裙子被掀了起来。

女生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大后退一步。

往下看是男生面无表情的脸：“不需要处理一下伤口么？”手里是刚从便利店买来的酒精棉球和纱布胶布之类的东西。

哦，这样啊。吓人嘛！

京芷卉把腿放回原处任凭处置，提醒自己，对方是谢井原，什么也不懂的。

“血一直流，像什么似的。”被认为什么也不懂的人说出的话。

啊？像什么似的。像什么似的？

耳朵突然红了。

像什么呢？

想歪了。

应该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吧。女生心中疑疑惑惑。

男生动作很轻，疼痛倒是减轻了不少，可是，京芷卉心里怦怦乱跳，觉得时间过得超级慢，有如被放在平底锅上煎熬。

怀疑他的正直，却又不不好意思说出“不要往裙子下瞎看”这样露骨的话。左右为难，好像行走于针尖。

“好了。”

咦？低头一看，小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手艺还很不错啊。单纯得有点冒傻气的女生就是这样，刚才还证据确凿地在心中把人家宣判为“色狼”，现在受了点小恩小惠就感激得快要以身相许了。

“可以走了吗？”

“嗯？”

男生手朝远处指了指：“离130车站还有大约472.75米的距离。”

“哈啊？”472.75米？还大约？这家伙的脑子是什么做的？

男生无言以对。

总不能告诉人家自己的车上装了计速器吧？虽然理科再不行的女生都应该能领悟“路程=平均速度×时间”这种儿童数学公式，但问题的侧重点是，怎么让人家理解你用这种方式每天在上学放学路上训练速算能力这样怪异的行为呢？

被不理睬了，女生赌气似的大走了几步，但是腿上的疼痛还是让她从牙缝里“啞啞”地抽气。

“上来吧。”男生体谅地蹲在面前。

“啊？”

“我背你过去。”坚定得不容置疑。

京芷卉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和男生发生如此亲密的身体接触，虽然，是和一块木头似的男生。

但是，能用什么证明自己不是木头似的女生呢？为了不让敏感部位碰到男生消瘦的脊背而始终让上身保持直挺挺的姿态。

“你这样我很累欸。”满头是汗的男生终于忍不住说道。差一点就气急败坏地直接告诉她“你那样的身材实在让人想犯罪都没冲动”。

女生只好乖乖地软下去，把下巴搁到他的肩上，在心里强迫自己相信——谢井原是个正直的好男生。

两个人别别扭扭了一路，终于走到了车站。

老天好像玩兴大发，偏要让人走投无路。两人等了整整半小时也不见一辆130，平时每五分钟来一辆的车难道统统抛锚在路上了吗？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却又挤得像塞满沙丁鱼的铁皮罐头。

腿受伤的女生知道自己没法挤上去，犹豫了一下，偏头对男生说：“你先去吧。虽然迟了一点，但以你的实力，用剩下的时间做完考卷应该没有问题。”

“嗯。”男生不怎么谦虚地应着，走出两步，又停住了，“那你咧？”

“我放弃了。”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心痛得发紧，这可是最有把握拿分的英语啊！

男生愣了三秒，疾步返回，重新把她背了起来。女生又吓了一跳。

“虽然知道12米/秒×900秒这样的大致距离换成步行速度来完成未必能赶上考试，但是……”

“……但是什么？”

“没什么。”

“但是我不想丢下你”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从大冰箱谢井原的口中说出呐！

女生被放在了考场门外，一看手表，还有半小时。

抬起头，却发现男生的左手肘竟有血迹：“你、你的手……”。

“哦，没关系，只是左手而已。”

管不了那么多了，女生急匆匆转身，一瘸一拐扶着走廊的栏杆跳过去，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句：“……芷卉。”

女生惊异地回头。居然知道我的名字，称呼的时候，还亲昵地去掉了姓氏。

男生一向被认为面神经瘫痪了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像极了早晨看到的从云层里一寸寸渗出来的阳光。

“加油。”

然后故作潇洒地转了身，心中却在懊恼。说不出“还想和你做同班同学”的话来，更何况，之前同班的时日都白白浪费掉了，居然忘了人家姓什么。日后再同班的话凭自己这种性格估计也不会和她更加熟识。

如果你不曾对她说什么“芷卉，加油”，英语科的传奇少女京芷卉是一定会加油的。可是——

可是你居然边施展你那让所有女生都没法抵抗的迷人笑容边说了这样的话。那么必然的，剩下三十分钟，京芷卉会在花痴兮兮地发了二十分钟呆后才顿悟：“哎呀，还没答题！”

浪漫的邂逅在现实生活中通常都是没有续集的。

站在分班榜单前的京芷卉沮丧地这样告诉自己。头往左转，“谢井原 三年A班”和头往右转看见的“京芷卉 三年K班”形成了鲜明对比。

身边有好多议论。

——咦？谢井原这次居然不是年级第一！好像是以中下成绩险进A班的嘛！

——消息不灵了吧！据说是因为英语那科迟到一个半小时，只勉强答了70分的题目。

——天哪！英语单科70分都能进A班！是人不是啊！

——好像数理化三门满分吧。弥补了连英语在内的其他三门功课不太正常的发挥。

——还有别的功课发挥失常？

——当然啦！否则英语一门课的失误会让他从第一名上跌下来？听说英语之后的那两门也只拿了130分左右的成绩。

——汗！那叫不正常的发挥啊？

——对他这种跌下140就要深刻反省的人来说的确是很大的失常。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大概英语没考好影响情绪了吧。

不可能！他的情绪从来不会受任何事的影响。这也就是无论考题出得多么刁钻他都能保持全胜纪录的原因啊。同班两年的京芷卉实在太清楚那家伙的可怕之处了。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发挥失常了呢？

脑海中突然闪现出别人想穿脑袋也想不出的正确答案——

左手肘的伤。

做题时习惯用那里抵着桌面手撑着头的谢井原肯定被自己不间断的下意识举动带来的疼痛搞得毫无思路吧。

说到底，一切都是冒冒失失地突然跳下车的京芷卉的错。

活该去K班。

#### 【四】

虽然情节已经被简化到“车坏了，又被路人甲撞了，又等不到车，步行来学校，所以误了考试”这样的地步，转述给云萱以后还是换来了唏嘘不已的同情。

“SO 可怜~~！”

作为全国英语竞赛特等奖获得者的京芷卉当然会听着这样中英掺半的话有点牙疼之类的生理反应，但是必须习惯，因为，这是K班。

陆陆续续走进来的同窗们，没有一张好脸色。最好的不过无所谓。比如嘴里叼着外烟、一边耳朵穿了六个洞的沙杏久和常年缩在她身后畏首畏尾脸色苍白的文樱，就是习以为常没所谓的典型。如果没有被分到K班恐怕反而会不适应。

事到如今，除了以今年全校最大冷门的姿态意外出现在这个教室里的京芷卉，大家虽然心里不快活但也都乐得其所了。所以，京芷卉有些比别人更多的生理反应也不足为怪。比方说，看到沙杏久的耳洞，耳朵会疼；看到文樱的脸色，会觉得自己患了绝症。等等等等。

墙面被涂得光怪陆离的教室，常年缩在教学楼最北端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到冬天应该会很冷吧。想着想着，居然真的在九月天打了个寒颤。

没理由啊。怎么会觉得冷呢？

“哪头猪把空调设得这么冷！”沙杏久已经抢在京芷卉之前暴躁地骂开了。

抬头看出风口的白雾的确奔涌得有悖常理。

“不满意可以滚出去。”说话的同时，角落里的男生正慢条斯理地完成安放篮球喝水坐下一系列动作，没有任何不妥帖，让人怀疑那带有挑衅色彩的傲慢话不是他说的。

看见老师进门，沙杏久不好再发作，暴了个粗口就坐下了。

“啊，同学们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讲台上的美女搓着手把空调重新设置好，笑容可掬。

京芷卉终于明白什么叫“视而不见”，明明是三十三人的班级，眼下零零散散最多十来人，就叫到齐了。老师可真宽心呵，难怪青春永驻呢。

“上课！”

在与一班怒目仇视的学生大眼瞪小眼之后，邵茹才想起没有班长这回事，抢在动众怒之前自己大喊了一声：“起立。”

无精打采的拖拉椅子的声音响彻在教室的每个角落。

“啊，老师，不好意思迟到了！”门口冒出一个人头。

“哦，是梁涉啊。快进来吧，下次不要再迟到咯。”美女老师好像是怎么也没法激怒的样子，笑得像朵花。

梁涉？

云萱蓦然抬头，果然是他，头皮不由得有些发麻。这么说另一个和他总是成对出现的家伙应该就在门外吧。

果然，下一秒就看到了钟季柏那张帅得一塌糊涂的脸。

怎么办？怎么办？手，手放在哪里？梳头，对对对，梳头，头发肯定很乱。第一印象很重要。虽然已经不是第一印象了。

以钟季柏的个性自然是不会为迟到而道歉的。倒也好，省却了不少令人恶心的客套话。

只听见老师温柔地嘱咐了一句：“快进来吧，对号入座哦。”

云萱眼睁睁地看着他表情木然地穿过一排排桌椅步步走近，心里大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最后还是听见“嗵”的一声，钟季柏在自己身边的空位坐下了。尘埃落定。死刑！

唉——克星啊！

“云萱同学，云萱同学？”美女老师亲切的声音把她从水深火热的回忆中唤回人间。



“啊？”

“可以坐下了。”

全班都在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她，只有她在用绝望的目光俯视一脸无辜的钟季柏。

## 【五】

世事难预料。

如果时光倒流到一个月前，能成为钟季柏的同桌这种事一定能让云萱激动得失眠至少一年。

可是现在……

只能叹一句“人生多劫难”了。真不知道日后的一整年要怎么过。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度日如年”这回事的话，岂不是长达三个半世纪有余了吗？

感觉到身边的女生持续半节课的左扭右摆坐立不安，钟季柏也被搅得心烦意乱。早知道真应该求老师给安排一个雄性同桌。

“欸，同学。”轻敲了一下课桌，“STOP！”

不安分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

咦？叫我同学？用那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口吻！

欧耶！居然不记得我了！哈！一定是向他告白的女生成千上万，所以其中的千万分之一当然没有丝毫印象啦！此刻的云萱就差欢呼雀跃了。

也就是说，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建立印象，重新发展感情，重新……

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花痴表情。

“云萱，看到你脸上露出知道答案后的会心笑容老师真高兴。这个问题就你来回答吧。”

“啊？我吗？”手指着自己的鼻尖。

“是啊。”

“……”连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因为知道答案所以露出会心的笑容”嘛！